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姿子妮乍》与《美狄亚》比较研究

莫色木加^{1,2}

(1.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23; 2. 西南民族大学世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 中国人和古希腊人均有自己的文明体系, 如神话谱系、史诗、悲剧、天文历法、建筑、哲学、音乐、绘画、语言、医学等。其中彝族悲剧《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均反映了两个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观点、审美想象、审美感知、审美意志、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通过初步对比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两部作品虽主体各异, 各具特色, 然探幽索微, 仍然有诸多相似之处, 均涉及女性爱情、女性遭遇、女性复仇、女性“失语症”等相关主题。

关键词: 《姿子妮乍》; 《美狄亚》; 复仇女性;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9)04-0093-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Zizinizha* and *Medea*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s

MOSE Mujia^{1,2}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of World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Both Chinese and Greeks have their own civilizations and have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such areas as astronomy, calendar system,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the gods, epic, tragedy, music, painting, medicine and the huma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Zizinizha* and *Medea* can allow us to se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ordinary Chinese Yi people and the ancient Greek revenging women, and to find out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both Chinese ethnic Yi communities and ancient Greek society, and help to have a rethinking of the issue of women.

Keywords: *Zizinizha*; *Medea*; revenging women; female consciousness

每个人生而平等, 无论是男女, 还是种族、群体, 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施展才智的权利, 而不应受法律和习俗等的束缚。然而, 在人类文化史中, 具有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的两种思想传统, 特别是男人们歧视妇女非常严重。这些女性共同的遭遇都是被男人抛弃, 部分有良知的作家以女性复仇为题材或主题的故事书写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文学塑造的这种女性形象既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 又是出于形塑社会性别意识的需要。女性经不起情欲的诱惑, 不仅危害家庭, 还给社会秩序带来灾难, 这样的主题在世界文学史中并不罕见。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中的复仇女性美狄亚和中国彝族悲剧《姿子妮乍》中的姿子妮乍均一样爱上英雄, 她们爱上英雄都是受本能的支配。她们均被男人们拒绝和羞辱引发情绪失控和暴怒, 最后给英雄

和人间带来了无法预料的灾难。

一、叙事话语: 女性爱欲的悲歌

女性是光明之神, 她们的光辉使世间万物呈现出美的一切。女性是人类存在时间的唯一决策者, 如果没有女性的话, 人类将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状态。女性的这种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女性的爱情对生命意志的肯定, 从而使个体生命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 它是一种力的艺术, 是冲突、激情、灵感、和谐和适度的表现; 它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生命状态, 它使个体生命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束缚, 复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对个体生命的爱的体认不能诉诸理性, 而只能是一种体验, 只有通过体验, 个体生命才能真切而内在的置身于自身生命之流中, 并与他

收稿日期: 2019-05-28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姿子妮乍》与《美狄亚》比较研究(YZWH120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比较视野中的彝族经典文学研究(17CZW062)。

作者简介: 莫色木加(1985—), 男, (彝族), 四川喜德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文化诗学与艺术哲学, 世界少数民族文学、欧美文学、比较文学。

者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即人的生命体验不能借助逻辑思维,而只能由一个生命进入另一个生命之中,使生命之流融合在一起。因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诗化,只有通过体验、想象,生命才能诗意地存在,才能与本真对话,才能走向审美的人生。”^[173]

男性代表理性意志,女人代表肉体感情,正如奥古斯丁所言:“情感是肉体,理性是灵魂,女性是肉体的化身,男性是灵魂的化身,男性下令,女性服从的家庭是正确的。”^[174]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欲,两个女主人公都背叛了亲人和家族。美国实用主义派心理学家威廉·哲姆士和德国心理学家朗格认为事物的知觉直接引起身体器官的变化,这些变化所生的感觉的总和就是情绪,所以器官变化是因而情绪是果。两部文学作品中的“金羊毛”和“箭”均能引起有益于生命的器官,体现出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的特征。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均对男性生殖器(阴茎)的隐喻或象征物(金羊毛和箭)产生审美活动中所特有的那种喜悦情绪。

“男人始终以一个教育家的姿态使女人接受‘奴化教育’,让女人成为女人,也就是认同女性气质,包括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以及行为规范。审美标准也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内化压迫。长久以来,很多人都是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审视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与他们的命运同欢喜共悲伤,这些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都是以男性的眼光做注脚的。女人只是被描述,被客体化,要么被天使化要么被妖魔化,被天使化的女性就是接受了男性强加给女性的女性气质,被妖魔化了的女性就是那些反叛传统的女人,在男性人生观中这些被妖魔化的女性必然遭遇悲惨的命运,让现实中的女性敬而远之,慢慢朝天使化的女性靠拢,变成男性眼中的正常的女人,使女人成为了女人。”^[175]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均成为男人们的“一种想象的装饰物”和“欲望的焦点”,她们的命运总是枯燥乏味,她们总是受男人控制、被男人设计,而男人是主动者和胜利者,妇女却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由此可知,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是男权主义者刻意刻写的,而且他们创造出了男性的人物形象(阿俄宜库和伊阿宋),他们也与他们的创造者一样,拥有很多的所有权,他们掌控了女性的生死大权,而且他们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有关他们自己故事的目的是为自己进行修正。“而女性,由于缺乏使她们能够同样创造出自己的故事,修正别人对自己的虚构的笔/阴茎,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只能历史性地被降格为纯粹的财产、被囚禁于男性文本之中的性格与形象。”^[176]因此,对于男性来说,

女性是附属品,是一种出自男权主义者灵魂的灵魂,女性的性行为始终是与堕落、疾病、死亡相联系。因此,《姿子妮乍》和《美狄亚》中关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的论述,成为后人对待性别关系的基本价值依据,并且通过两部悲剧作品的传播对两个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俄宜库和姿子妮乍的邂逅具有童话色彩。他们在原始森林里相遇相爱,即“姿子妮乍说:君子扬我名,庸人匿自名。姿子妮乍就是我,你可是阿俄宜库?阿俄宜库说:我是阿俄宜库,姿子妮乍为嫁而来,阿俄宜库为娶而去。美丽的姑娘,数姿子妮乍;尊贵的君长,数阿俄宜库。”^[177]阿俄宜库代表了男权制统治的本质,是一位青年斗士的形象出现的原始森林的“王子”。对姿子妮乍来说,阿俄宜库就像生命中的呼吸一般不可或缺,她爱上了这位陌生敌人,原因不在于他的行为举止,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自以为和他是平等的人。姿子妮乍作为女人、作为人追求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内在精神的一面,她被阿俄宜库的箭射死后变成一位漂亮的女人,而后嫁给了阿俄宜库,她不得不在异国他乡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她的精神表征为一种超现实的梦幻精神,她使阿俄宜库沉湎于外观的幻觉,以美的面纱掩盖她自身的生活悲剧,她的这种精神肯定和美化了女性个体生命。

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性,既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也没有接纳她的族群,除了嫁给他自己的仇人阿俄宜库,其他别无选择。她只拥有躯体、性和生殖的物质特性,她是一个被男性的权力所唾弃的女人。她是个沉默不语的人,几乎像是隐身人一般,至多也只是一个不会对别人构成什么威胁的影子,她既没有世袭财产,又没有前程。对于阿俄宜库的部落来说,她是一个“野兽”“外乡人”。在她变成一位美丽的客体的过程中,她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焦虑感,甚至产生厌恶感。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她抛弃了自己的族人,即一头獐子变成一位绝世美女。她是一个理想的女性人物形象、一个无私的典范、代表着心灵的纯洁。

少女时,她们便憧憬着能遇见称心的爱人,结婚后一切听凭男人的摆布,希望能与爱人长相厮守。她们总是把珍贵的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从不理会即将降临的灾难和困苦。美狄亚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帮助伊阿宋拿到金羊毛后和他私奔,她被描述为一个贪求性欲的女人。她爱上了伊阿宋,她知道没有她的帮助,伊阿宋肯定要死在神牛的铜蹄下。她不忍心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和那些英雄们

悲惨地死去,她想自己应当帮助他们取胜。她做了一个梦:她看见伊阿宋和神牛决斗,但不是为了金羊毛,而是为了她——他要把她作为妻子带回故乡去;而制服神牛的却是她而不是伊阿宋,父母因此要毁约。国王与伊阿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都要推举她为敌人。但她偏袒着伊阿宋,她的父母在暴怒和悲愤中大喊大叫,美狄亚被惊醒了。爱情之火烧得她不能再想别的事情,心中充满了甜蜜的痛苦。于是她决定魔药“普罗米修斯之油”送给伊阿宋。任何人抹了美狄亚的这种药膏,当天就会力大无穷,能击败敌人而不会被刀伤或火伤。当她看到伊阿宋时被她迷住了。他英俊得令人炫目,像海上升起的天狼星一样光芒四射。过了一会儿,美狄亚拿魔药给伊阿宋后很痛苦,她害怕自己所爱恋的这个男人战胜神牛之后就要远航而归。她不停地劝说伊阿宋一定要记得她的名字,她也会记住他的名字。伊阿宋占据着社会中权力和权威的位置,并维护他的特权角色。为了盗取金羊毛,伊阿宋假装很爱美狄亚,他说:“亲爱的,让天后赫拉,这婚姻的保护神做我们的见证人。一回到希腊,我就正式娶你为妻。”美狄亚和一个陌生人伊阿宋私奔了,她一见到他就立刻下了决心,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她将来生活都取决于这个陌生人。

美狄亚的可怜在于,深深陷入爱情之中的她,却不知不觉地被男人当作获利的工具。当她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时,就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关心她的生存。她在希腊是一个外国人、蛮女。为了所喜爱的人,她抛弃了父亲,抛弃了自己的家,甚至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她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最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她所救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和前途抛弃了她,她以无私的优雅、教养、单纯和高贵表明她不仅是贵族女性的楷模,还是凡间的一位天使。

二、失语症:被弃女性形象的深层意蕴

两部作品的世界均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的地位很低,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生育子嗣,操持家务,只有男人才能过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才能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在两部作品中,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均被描写为缺乏理性、肮脏、好色、贪婪、不可理喻、懒惰等;她们天真无知、任人摆布,委曲求全、牺牲自我,美丽可爱、富有修养,但没有独立的人格,只不过是两个男人的玩物。她们都是被人主宰命运,被剥夺了她们独立言说的能力,迫使她们沉默。妇女既是男人的梦想,又是男人的梦魇;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使男人产生厌恶。因此,女人的

身份在男人们的阐释视野中被改写,她们的形象被重塑,女人不过是男人们可以随意撮捏的“橡皮泥”。男人们是女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因此,男人们描述的女性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男人而不是女性。因为“妇女是男人摆设在家中一枚不可或缺的放大镜,她映射他,并且和他膨胀的自信心指数成正比将其放大。事实上除去那自动放大的魔力之外,她和立柜中镶嵌着的穿衣镜别无二致,可是男人一回到家便总是迫不及待地来到镜子面前,他费力擦拭着光滑的镜面,重新看到一个眉飞色舞,充盈信心的自我,无怪乎各个民族文化中对于家的褒奖产生了不谋而合的习语,男人对自己的财产的依恋,对他的妻子的爱不释手和小心轻放使得妇女被一种虚设的关爱迷蒙住了,她心安理得地住在自己的镜子身体里面,冰封在历史之外。”^[34]

为了捍卫自己的身份,男人们一刻不停地贬低、摧毁女人们。这种有条不紊地对女性进行诋毁和否定的行动并非毫无恶意,但男人们教化神话行动的女性神话却对此保持沉默。但是,男人们无法阻止一种情绪渗入良知之中,他们担心女人们的复仇,实际上是对他们自己产生了忧虑和怀疑。男人们担心被自己出卖,担心失去对男权制社会的控制,担心发现自我并非如原先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女人们像是成了男人们的地狱,这不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相反,而是因为他代表了男人们隐藏的面孔。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自由的国度,是最虚幻、空想的国度。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将不再希冀获得男性的帮助,更不可能指望超自然的帮助。她们在生理上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负担沉重,她们承担着社会物质、精神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的双重任务,她们得了“失语症(aphasia)”和“失忆症(amanesia)”。

男性作家笔下的姿子妮乍和美狄亚都是些魔鬼和巫女:身为刽子手,她们的酷刑极其讲究,富于想象力,令人无法想象;负心汉受到无以复加的虐待,她们的躯体丑陋得不再有丝毫人类特点。当然,这些都和男权制社会有关。自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女人不再指导男人而是接受指导,她们不再被视作典范却成为了批评的对象,她们不再是受人崇敬的母亲,而是遭到蔑视和嘲笑。女人们若想得到男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就必须承认男人们的优越,并谦虚地学习他们,在所有方面与他们靠拢。所以女性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它既表达出同一性,又表达出相异性。

在彝族神话传说中,不仅女性的声音被压抑,而且女性的言说被视为罪恶或原罪,而这种“原罪的根源和根本表现就是女性的诱惑。”^{[6]104}阿俄宜库不能控制对美女性欲的诱惑,女性的这种肉欲是无法满足的,被看成人最终走向死亡的根源。所以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姿子妮乍是以美化和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是为阿俄宜库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的欲望客体,是他风流生活中的点缀品。姿子妮乍既是阿俄宜库的天使,又是他的魔鬼;既给他带来满足,又使他产生厌恶。为了嫁给阿俄宜库,她抛弃了自己的家人和部落(一头獐子变成一位绝世美女)。她无法逃脱自己的女性意识,成为阿俄宜库的性奴隶,最终被他抛弃。由此可知,在男权制社会,男人拥有话语权力,创造了关于女性的符号、女性的价值和女性形象,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女性只为“符号服务,以忠诚、耐心和绝对沉默表达了符号。她自己本人却被一笔勾销。”^{[7]54}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期间,古希腊经过土地立法,私有财产的发展使家庭制度巩固下来,婚姻制度便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然而所谓的一夫一妻制,不过是对妇女的一夫一妻,而不是对男人而言,男人可以娶很多女人,这些男人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力量的束缚。在那时妇女必须严守贞操,不能参加公共生活,更谈不上享受政治权利。美狄亚受到无情的排斥,不堪压迫,最终起来反抗。美狄亚的恋爱是一种变态的恋爱心理,她为了一个陌生人伊阿宋,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阿普叙托斯,即她和伊阿宋一起把自己兄弟砍成碎块,抛到海里。她也是一个女巫,精通法术,她有一次杀了一只老公羊,放在锅里一煮,把它变成了一只羔羊。

美狄亚悲叹妇女的不幸,她们得用重金争购丈夫,离婚对于女人是不好的事儿。她说:“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得腻烦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心,不是找朋友,而是去找玩耍的人;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依靠一个人。”^{[8]84}美狄亚成为了绝对的他者,她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她以为婚姻给她一切。正如西蒙娜·波伏娃所言:“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以至她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9]120}

她被伊阿宋抛弃之后,请求伊阿宋改变主意,不要抛弃她。她跪在地上抱住伊阿宋的腿,“请你

看在我背叛了父亲,帮助你战胜神牛的份上;看在我别离父母家乡,帮你取得金羊毛的份上;看在我为了破追兵,杀害了亲哥哥,而背上了杀亲的罪名的份上;看在我为了帮你复仇,害死了佩利阿斯国王的份上。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你的挚爱,因为感情的蒙蔽,使我一步步陷入了罪恶的渊藪”。^{[8]53}除了精神痛苦之外,作为外国女子的美狄亚的处境还有严重的法律后果。根据希腊雅典的法律,与外国女子结婚没有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解除婚姻关系。而且在希腊女人没有什么权利,女性的尊严不为人所承认,女性的人权没有保障。女人生儿育女,并且是子女们主要的照看者,女人成为男人通过婚姻制度而拥有的一种私有财产;而男人则活跃在政治、工作等公共领域,很少关注自己女人的精神世界,她们处于被压制的客体地位。美狄亚责难伊阿宋的无情,她说:“多少年来,我事事都顺从你。我已替你生了儿子,你还是要抛弃我另求新欢。你以为替你的誓言作证的那些神都聋了,瞎了,或者现在有了新法律——可以随便丢弃自己的妻儿,所以,你才敢破坏你的诺言吗?!”她在婚姻中落入孤苦无告的境地,不是爱得不够,而是爱得更多。她背叛一切。美狄亚对伊阿宋无比深切,导致她恨得玉石俱焚。

伊阿宋是个贪念权力和财富的男人,一方面与科林斯公主另外结婚,另外一方面却假装对原配美狄亚表示关心。美狄亚说他忘恩负义时,他却辩解,他同那位公主结婚,并不是她已年老色衰,也不是他已经不爱她,而是为了他的两个孩子生活得更好,保障家庭的幸福。美狄亚受到各种侮辱和虐待,她无法借用社会的力量来争取她在家庭中的合法权利,迫于无奈,才采取仇杀的办法。她起初想杀死公主、国王和她自己的丈夫,后来想到公主和国王死后,她的两个孩子肯定被王室杀害,这才决定不杀伊阿宋,而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只有这样才能使伊阿宋的心痛如刀割。美狄亚是一个热情、聪明、勇敢的妇女。她爱丈夫、爱儿子,为了他们的幸福,她曾经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当然,“美狄亚也承认自己性别的软弱,但当她觉得自己在夫妻感情上受到了侮辱的时候,甚至这种软弱也转变成力量:女人总是什么都怕,看见军队和兵刃就胆战心惊;但如果她在夫妻关系上受了侮辱,就没有比她更毒辣的心了。”^{[10]422}她认识到自己的性别成了一个痛苦的障碍,甚至是一种具有负面的匮乏。在男权制下低人一等,处于劣势的“第二性”的牺牲品,于是她决定采取用毒药制服男性敌人。

三、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复仇经验反思与两性和谐关系的建立

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族群都有复仇且长期存在。在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的《安提戈涅》《美狄亚》等文学文本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乃至近现代的《基督山伯爵》等文本都涉猎了复仇主题。在中国彝族地区,也有很多相关复仇主题的文学文本,如《妮日尔果》《姿子妮乍》《锉囚魔阿妈》等。

女性复仇的形象作为人类阴暗面的反映,这在《姿子妮乍》和《美狄亚》中比在任何别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当然,复仇在各个民族文学中得到如此广泛的表现,其中有深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根源。在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被自己丈夫抛弃,尔后对丈夫及其新欢实施了疯狂复仇的女子,但是她没有直接向伊阿宋讨个说法,无辜的两个孩子和公主成为了牺牲品。在中国彝族人悲剧《姿子妮乍》中,姿子妮乍被自己丈夫抛弃、杀死后对男权制社会实施了疯狂的复仇,但是她没有直接找阿俄宜库复仇,她复仇的对象都是无辜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没有话语权,都是奴隶主的奴隶。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分别成为了两个民族女性恶的形象代言人。没有人同情她们,反而成为人们谴责、诅咒的对象。她们的复仇,不管是手段、对象还是原因,都不让人钦佩。由于其矛盾复杂的人性内涵及两位女性与她们自己丈夫(伊阿宋和阿俄宜库)的对立冲突涉及女性权力、地位、情感、道德、法律等诸多问题。因此,长期以来,两位女性形象一直未被人们遗忘,总是不断地引起后人的关注和探讨。

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均天生就具有和平、抚慰、无私的特质。她们真正的价值在于忠于爱情,忠于丈夫,在爱情的伟大中展示自己,她们愿意为自己丈夫做任何事情。她们的命运枯燥乏味,她们受男人控制、被男人设计,她们的形象、性格和身份是模糊的。她们被自己丈夫无情地抛弃以后,都要实施报复。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像一道火焰被一阵风熄掉。”^{[11]327}她们都是胆识过人,富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女性;她们都聪明、热情、敢作敢为;她们都带着复仇的激情,既是裁判者,又是执行者,对复仇对象没有怜悯之心,她们行动起来不受其他节制;她们的报复是维护女性的尊严,她们都是为争取妇女合法地位向男权社会挑战的

妇女的典型形象。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一般人的缩影,人们之间的个别差异只是程度问题。每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发展的某些精神特征,潜在地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11]60}

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痴情女子被负心汉抛弃的悲剧性故事很多,但像美狄亚和姿子妮乍那样去向男权制复仇的很少。伊阿宋对婚姻的背叛,美狄亚被推入了爱与恨的狂涛骇浪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从而选择了愤怒和暴力抗争,充分展现了女性面对背叛与侮辱时的矛盾和抗争心理。美狄亚采用以杀死竞争对手、并残忍杀死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方式来复仇。姿子妮乍被男人们杀死后,她采用自己的肉体来毒死人类的方式来复仇。姿子妮乍原先是一头白獐子,她被阿俄宜库杀死了以后,变成了一位绝世美女,即“姿子妮乍氏,额发轻轻飘,面额润光泽,鼻梁挺艳丽,颈子长而直,面颊丰满润,手指细又长,腕臂浑圆圆,眼珠明而圆,睫毛如翼翘,眉毛一影痕,嘴唇很乖巧。姿子妮乍氏,容貌和身材,如杉柏挺拔,音容和相貌,似杜鹃花开,发辫黑油油,身窈窕修长,眼亮如明珠,脸庞色微红,腰身似蜂腰,话语也文雅,衣着很华丽。风度神态啊,好似地沛的河流,说话口气啊,好似原野云雀鸣,是个俊美的姑娘。”^{[51]69-171}然而,她变成美人之后,选择了自己的仇人阿俄宜库,并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谁知寡情薄义阿俄宜库结婚几年之后厌弃了她。他们结婚第三年时,阿俄宜库越来越讨厌姿子妮乍,他怎么看她都不顺眼,即“娶来三年时,凶恶又无情,姿子妮乍氏,前后两双眼,前眼在看路,后眼怒视人;前后两张嘴,前嘴是吃饭,后嘴是吃人;前后两双手,前手拾柴烧,后手挖人心,邻里死人吃人肉,死人啃人骨。”^{[51]72}

阿俄宜库想方设法抛弃她,姿子妮乍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最终还是被他抛弃并杀死。姿子妮乍欲哭无泪、受人侮辱、怒从心起,但她死之前并没有以暴力伤害负心汉的方式来进行报仇,而是选择了被男人们杀死后,决定变成鬼来向男权制社会复仇。姿子妮乍是所有鬼的母亲,所有的罪恶都是从她开始的,由于她,所有人到一定年龄均死亡。甚至这种罪恶的力量源于她的肉体 and 肉欲,而她的肉欲是不能满足的,她的冲动得到的是由欲望直接带来的罪恶和惩罚。一旦她打破缄默,她就拒绝男权主义者阿俄宜库的权威,拒绝服从的地位,使自己从一个欲望的被动客体转化到具有阴谋和自我意识的主体。她在活着的时候过着一种死亡的生活,但是她被杀死之后,却可以使她

的欲望、她的自我和她的生活得以真正实现。

姿子妮乍和美狄亚作为被男性所唾弃的受害女人,其命运有着某种相似性,其欲哭无泪的悲苦心情自然也一样,但她们却选择了不同的反抗方式。美狄亚表达的是社会对女性残忍而冷漠的现实反应,姿子妮乍则声称真正的自我是隐藏于所有人身上的。美狄亚曾向诸神发誓:“他们里头决没有一个人能够白白的伤了我的心而不受到报复!我要把他们的婚姻弄得很悲惨,使他们懊悔这婚事,懊悔不该把我驱逐出这个地方。”^{[12]43}国王宣布把美狄亚连同两个儿子一起驱逐的命令,她勉强得到一天的延期,但她认为对于实现自己的想法来说,这个期限已经足够了。她说:“要在一天之内,叫这三个仇人,那父亲、女儿和我自己的丈夫,变作三个尸首。”^{[12]42}伊阿宋的解释更加坚定了她心中报复的念头。她决心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让伊阿宋绝嗣。美狄亚将为她的决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既然将走上这最不幸的道路,她说道,并将把他们打发到还要更加不幸的道路上去,我就想对他们说句话。让妈妈,孩子,让妈妈吻一吻右手。啊!我的孩子们的最可爱的小手,对妈来说最可爱的嘴、身子和最高尚的小脸,愿你们幸福……,但是是在那里,在这里的已经被你们的父亲夺去了。啊,甜蜜的抚摸!啊,孩子们的娇嫩的身体和最甜蜜的呼吸!走吧,走吧!我再也没力量看你们一眼,痛苦使我疲惫不堪。虽然我明白我要做一件多么残暴的事,但盛怒胜过我的理智,而它往往是人们最大灾难的根源。”^{[11]429}

然而,姿子妮乍生前没有像美狄亚那样去复仇,反而,她死之后才实施复仇。姿子妮乍变的山羊被人们吃后而致死的人又变成鬼到处害人,所以男人们认为女性是丑陋吓人的东西,也体现出男权主义者特征的神话传说都把女性定义为男性创造、来自男性和为了男性而存在的,女性是男性创造才能的衍生物和附属品。在解放以前,凉山彝族人依靠原始的习惯法体系来生活,其中复仇是合法的,并且是公共秩序的根本基础。姿子妮乍的复仇是有依据的,也是合理的。因为复仇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情感。

美狄亚的遭遇虽值得同情,但她的复仇方式却带有人性中的原始野蛮成分,美狄亚假意听从夫命,送给自己丈夫的新娘“一件稀世礼物,这件礼物是从她祖先太阳神的火宫中拿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件有毒的长袍。新娘穿了长袍痛苦而死。而且她还亲手杀死了她的两个儿子。而姿子妮乍生

前没有体验复仇的快感,死后才实施复仇,则实现了悲剧经典模式的完型和艺术形象美的升华,她将纯真的情感和美好的人格被他者毁灭的方式展示给世人看,从而获得了人们更为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因此,她们面对无情的负心汉,面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抗争方式,都和各自的民族文化有关。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向来重视个体的权利和尊严,注重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美狄亚被男人抛弃以后,她一直在算计着怎样复仇。她作为一个母亲,应该有一定的母爱,她为了复仇,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这个是违背了作为母亲的天性。而且,她杀死了自己儿子之后,却毫无自责意识,为逃脱惩罚,便乘龙车逃之夭夭。美狄亚杀子复仇的目的是惩罚自己丈夫伊阿宋,这就违背了人的求生本能。当然,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生命时限进行操纵的权力是伊阿宋赋予她的,她作为鬼魂、恶魔、天使、淫妇、巫婆、妖精和怪物的诸多形象是彼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并一一对应。

“报复行为会倾向于变得过于经常和过于野蛮,这既是因为这些行为源自情感,也因为复仇者是自己案件的裁判者,他对正确和错误的判断可能更倾向于自己的一面,在不存在侮辱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侮辱,或者认为,出于维持可信性的目的,他必须用最大的恶意来解释对自己的所有伤害。”^{[13]68}姿子妮乍和美狄亚复仇的激情看起来好像是与理性的思考对立的,因为它看起来是情绪化的、破坏性的和没有用的。但是她们是受害者,都为了保护自己,当然自我保护的成本可能会高一些。两位负心汉对她们所造成的伤害,她们俩怎么复仇都没有办法消除她们自己所受的伤害。她们让别人相信她们自己会在受到伤害时以非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其实她们间接告诉别人这些行动都处于完全理性的,她们的复仇是由于超越了依靠虚假希望(依靠没有责任感的男人)和信念生活的女人,她们通过自我意志的泯没最终脱离了生存中的不幸处境。它表明,女性自身是有能力创造出自己的形象来的,她们甚至还拥有超强力量,可以通过很多方面,帮助她们获得重生。

女性复仇者的角色是个困难并危险的角色,附属的角色。男人们都感到害怕,他们要扮演一个正面角色来对抗这些复仇者,他们让别人相信他们自己会在必要时以理性的方式采取各种行动。姿子妮乍和美狄亚不仅仅是复仇者,但那是她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对我们理解她们为什么那

样行为。她们的复仇本身就是残酷性和社会破坏性,她们报复的对象几乎全是无辜者。美狄亚杀死自己的两位亲生儿子、无辜的国王和公主,姿子妮乍复仇的对象就是所有无辜的人(乌撒拉曲、俄取加巴家、阿口阿木家、勒地者住家、姆和章章家、阿俄卜卜家、阿吉苗约家、阿卜舍尔家等),这就是她们本性均好色,性交的罪主要由她们自己承担,她们独自承受其好色本性的后果。她们被认为比男人具有更多的性要求,甚至把她们视为性活动的发起者,“她们强烈的性激情打破了性秩序,并被看作是对社会秩序本身的攻击。”^{[14]53}因此,作为男权主义话语的断层,女性本身就成了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二元对立的对抗力量。

在两部作品中,两个民族人民积极运用了女性的视野,肯定了女性的自我价值,也肯定了她们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两部作品深入分析了女性身上凝聚的各种各样的权力纠纷,以及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他者化、妖魔化女性这一过程中的权力纠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把对女性处境的认识推进到了现实背后的种种社会原因。最后两部作品通过对美狄亚和姿子妮乍这两位角色的成功刻画来批判压迫女性的男权主义,批判“父权制”所造成的男女两性不平等,表达了两部作品对一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普遍和谐感的追求。两部作品告诉我们,“要认识两性间平等互补的相互性、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同生共存的命运,需要打破男性中心的意识,克服统治和支配的傲慢感觉,懂得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关爱的伦理。这样才能建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才能感受亲情,升华爱情;才能消除性别偏见和阶级压迫,构建一个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世界。”^{[13]46}

参考文献:

- [1]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E·M·温德尔.女权主义神学景观[M].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3] 莫色木加.《阿诗玛》女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
- [4] 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5]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中国彝学典籍译成·第二辑[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
- [6] 朱莉娅·克里斯特瓦.恐怖的权力[M].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 [7]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8] 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 [9]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10] 陈洪文等选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11] 黑格尔.美学(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2] 上海戏剧学院.外国剧作选(一)[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 [13] 波斯纳著.法律与文学[M].李国庆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14] 马格丽特·金著.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M].刘耀春,杨美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四、余论:两部作品女性观比较研究的当代价值

《美狄亚》和《姿子妮乍》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语境的思想产物。虽然它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从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观照两者时,却发现它们有一些相似或相通之处,都对后世的文艺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两部作品的女性观(两部作品的女性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既有其共性,又有其差异性。共性是文艺发展的共同规律,而差异性则彰显了东西方的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知识谱系。

两部作品的女性观犹如一道艳丽的彩虹,折射出了东西方不同时期文艺思潮、厚重历史、时代特色以及人类未来走向,同时也反映了东西方人不同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们研究两部作品的女性观的内涵和价值意义就是要把它们放入比较文学学科史(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的流变中来观照,把它们当作一个文艺范畴、女性诗学命题构成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来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两部作品的女性观,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上所述,通过两部的的女性观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彝族的文学遗产,为中国彝族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观点的引入。同时,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对我们中国彝族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如果中国彝族文学要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学习、借鉴、汲取西方文学与文论的精华。我们只有了解和研究了西方文学与文论,才能更清楚的认识中国彝族文学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学与文论,我们必须坚守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立场。